

游子吟

游天恩

舐犢嚴親苦，縫衣母愛深，游子去不返，
反哺暮巢空；慈輝隨春逝，寸草泣秋風。

風和日暖的印第安之夏（Indian Summer）是紐約小市民一年中最佳美的季節，因為這裏春短冬長，不是漫天風雪，就是苦雨連宵，只有在這短短的三兩個星期中，我們鴿子籠裏生活的人，才能在小園裏享受一點大自然泥土的氣息，正當我在草上長椅半坐半躺着欣賞着「交大友聲」的時候，妻忽然走到我的身邊。

「地室裏有一個大鐵箱」她微笑地問我「裏面裝的是你的舊衣破褲，臭鞋爛襪吧？你既然不用，何必不整個的送給救世軍（Salvation Army）呢？」

「請讓我先看一看」我略思後回答他：「我也記不得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了。」

箱籠打開，霉氣沖鼻。翻開一看，原來是一襲青藍色的絲棉袍子，和一件灰黑色重慶呢的西裝上身，記得這件袍子，還是我離開上海時，母親連夜親手替我趕做的，那時正是嚴寒的二月初，海上狂風抖峭，我坐的又是一條小船（米格將軍號），從滬到舊金山，全程要走二十多天，母親怕我在統艙受涼，「別出匠心」的特製了一件「衣被兼用」的「征袍」。她那裏會想到「吳淞明月下江關，負笈長征兒不還」呢。那件西裝上身本來是父親的「出客裝」，那時他在南京的電訊總局做一個小小的科員，（局長是朱一成（？）先生，也是交大的前輩，後來在美國，我和他的一位男

公子還有兩年同事之誼。）所以非常清苦：我們一家八口，擠在一間正房，一間柴房之中，正房是臥室，也是餐廳；計住了五人；我的父母，我和我的二弟，再加上我的小妹；因為房裏只能放兩張小牀，一張大床，所以我的妹妹只得睡「行軍牀」。行軍牀雖然「不行」，但却要人「伺候」；每清晨我和我的二弟負責把它收起來，每晚臨睡時又要負責把它架起來。二弟後來在加省理工和一個登月球的太空人同班，根據他的經驗，行軍牀的「開關工程」，比設計太空船還要叫人「傷腦筋！」

小小的柴房，擠住着的是我的三弟，四弟，和五弟。五弟那時還在小學三年級，但是「傷腦筋」的事情，也已經很多了。他雖然只是一個小孩子，但要負責洗碗、劈柴，和生火（燒飯爐子）。柴烟往往弄得他滿臉烏黑，涕淚交流，但他還是做得很起勁。而叫他最「頭痛」的，乃是柴房裏的木床又狹又短，和他擠睡在一起的三弟，往往夜間一個「小翻身」，就把他又大又重的臭腳，壓在他小小的肚子上。前些時候他從美東打電話給我，說美國的一間科技組織，邀請他去訪問大陸，參加兩國間「雷射」研究的討論，我在電話對他說：「你和美國一批專家同去，我很放心，只是你晚上睡覺，要特別「留意」呵！」他大吃一驚，急忙的問我道：「在大陸晚上睡覺，有什麼危險？」我平淡無奇的回答說：「危險是沒有的，爲了避免「頭痛」，晚上你上床後，注意不要讓你三哥將他又大又重的泥腳，壓到你的小肚子上啊！」

一幕幕兒時「苦中作樂」的天倫美景，從我腦中：閃過之後，我忽然想起我如今是「兄弟全在」，「父母雙亡」，不禁愴然淚下。

妻見我流淚，大吃一驚，她溫聲安慰我說「爸爸媽媽（他不叫公公婆婆，而跟着我叫爸爸媽媽。）送你到美國來讀書，一定花了不少的心血和金錢，但是這兩件衣服，料子並不好，做工也很差，當時大陸雖然「物稀價昂」，不過這類物品，也不會要很多錢才買到吧？何必這樣的傷心呢！

讓我替你送到洗衣店去乾洗，然後好好的保存起來！」

妻的娘家比較富有，她的父親雖然少時貧苦，但是後來到海外經商，克勤克儉，白手成家。他不但把十多個兒女，一個一個送出國，而且在身後還給每個兒子五萬美金，每個女兒兩萬美金。

我歎了一口氣道，你們的富家少爺小姐，怎能體會到我們窮人子女的酸辛呢，我的爸爸不但沒有錢送我出國，我的媽媽也沒有錢替我買絲呢的衣服，不過他們也留給我一筆大的遺產，我把「交大友聲」給她看看說「他們這個小小的遺產，至少也值二十萬美金呢！」

她看來看去，茫茫然依然不解的說：「我聽說交大是中國的M. I. T.，想不到學雜費這樣的貴，二十萬美金！你們家裏原來是財主吧，後來為什麼窮了？」

「交大確是中國的麻省理工」我向他解釋說：「但是比麻省理工更偉大，因為他不『收』而只是『捨』，他只是『施』，而不是『受』，我進入交大之門後，不但沒有繳一文錢的學雜費，而且白吃白住，既不要替教授做廉價工，也不要天天拼命忙着考A！」

「那你是怎麼出國的？」她全然不信：「又窮又不考A，怎麼出國？」

「是交大前輩們的提携！」我發現妻並不是容易應付了；「我是『自費』出國的，主要是神的恩典！」

「矛盾呵！矛盾呵！」妻開始反詰了：「你剛說你家很窮，怎麼又『自費』出國？」

「說是『自費』，事實上是『公費』我向她坦白：「因為當時結匯，官價和黑市，至少差二十倍，最差勁的交大畢業生，考『自費』也易如反掌！」

「你滿口交大長，交大短。」她挑戰了「甘乃迺總統有一句名言：

『不要問你的國家替你做了什麼？但問你對你的國家做了什麼？』請問你對『交大』做什麼？你對『神』做什麼？我爸爸雖然只遺留給我們兩萬美金，但不要忘了你一提名，他就捐了這裏教會們三萬多美金，他捐獻給學校和教會，總共至少也有二十萬美金呀！」

「我不學無術，無錢無勢」我只好強辯：「對『交大』能做什麼呢？對『神』能做什麼呢？」

「窮人的兩個小錢，勝過富人的萬兩黃金，只要你肯獻出，肯盡心盡意盡力的事奉祂」她勉勵我說：「一天你完工回天家的時候，只要祂肯用寶血洗淨你的罪污，接納你在祂的懷中，我想在天家的爸爸媽媽，一定會原有你這個背親棄家的浪子的。」

妻的安慰和鼓勵，給予我滿足和感謝的心情，憂傷痛悔之思過後，神給我一些靈感，我就寫成了下面一首打油詩。

浪子待歸吟

火起東林稚鳥飛，	背親少小白頭悲；
天際雁歸「明闕」破，	海涯船去「宋宮」摧；
月圓玄武（註一）母何在？	霞滿陽明（註二）父不歸；
今喜世旅終有盡；	二老天家應傍扉。
（註一）玄武湖 （註二）陽明山	

方開學長病逝

旅居美國舊金山之方開學長，不幸於月前以心疾突發病逝，友好咸感悲悼。方故學長係滬院民25級土木工程畢業。